



男与女

埃利斯 著
建 杜丽燕 译

走向文明丛书 · 走向文明丛书 · 走向文明丛书 ·

走向文明丛书·

男与女

[英]埃利斯 著
尚新建 杜丽燕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Man and Woman
a study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xual Character

by Havelock Elli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9

男与女

〔英〕埃利斯著
尚新建 杜丽燕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插页 284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0册

*

ISBN 7-5059-0945-2/1·677 定价：5.15元

前 言

《男与女》的初稿发表于1894年，目的是研究第二性征，为七卷本的《性心理学研究》清理基地，充当导言的角色。但是，男子和女子的许多方面与性冲动无直接联系，故而本书具有独立的强大生命力。它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

出版者认为，现在可以重新修改此书，以更通俗的形式奉献给大众。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对本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吸收了许多最新科学成果，尽管全面总结第一版以来这个领域的工作目前尚不可能，亦无必要。在增加大量内容的同时，也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统计资料、与文学相关的脚注，以及冗长的附录和两个整章。据认为，由于删去上述内容，本书篇幅适中，且不会使非专业读者觉得索然无味。那些希望看到已删节内容的读者，可以在布莱克先生以前发行的英文第六版中找到它们。

近些年来，生物考察在生理学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使我们关于性特征的见解更加精确，性特征与一般有机体的关系也更为清楚。这种倾向对本书的新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章节作了重新安排。不过，本书的基本要旨依然如故，研究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所推演出的结论依然是：两性等价。

我们这里所谈的是等价，而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平等。即便

冥府中有这种平等，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亦不会有。没有两个生物完全等同，实际上，任何单个生物只能与自身等同，谈论两性间的“平等”更是荒谬绝伦。我们讨论了大量的数值，它们既不相等，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屡屡发现，很难用同一的标准衡量男子与女子。然而我们也经常发现，这些不相等、不相同的数值，在其所有的差异中，份量相等。调查越广泛，我们越确定无疑地发现，不能谈什么高贵低贱，两性在完全的等价中达到绝对的平衡。

得出这个结论花费了很长时间。本书第一版问世堪称开拓性的努力，它不仅第一次试图考察全部有关现象，而且试图得出这一结论：两性等价，没有哪方高贵哪方低贱。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宣传品或一部论战著作，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虚心求教，坦诚地接受真理。经过我的努力，这个一般结论越来越明显。尽管它与先行者们的直觉协调一致，但是，却与植根于公众舆论和社会制度中的信念相抵触，也与科学领域中决非罕见的传统和偏见相对立，正是在科学领域，男性的优越几乎被奉为教条。与此同时，男女平等主义的浪潮卷起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教条：“同一”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性别对人性无关紧要，认为表面的性差异大多源自不同的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抹掉。这个观点当然也被推广到性差异与人一样明显的动物界。

过去那些宣传男女“平等”（尽管现在看来已相当陈旧）的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们竭力反对“女子低劣”的迷信，这种迷信对社会领域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然而，尽管他们高举的平等旗帜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颇为有益而必要，却缺乏生物学的基础。实际上，假若真的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男女平等主义运动或许早被剥夺了最伟大的人类要求。因为那不

是一个阶级平等的抽象要求，而是断言一个种族的两半在相异的状况下互补，只要其中一半未在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人类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或许有人认为，半个世纪以来，公众意见已经缓缓接近这种思想，本书的改写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效用。我不这么认为。现在，不仅有许多人依旧顽固地坚持过去的观念，而且，甚至那些生在当代面向未来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对两性等价的内涵发生疑问和困惑。许多问题依然如故，并将继续表现出来。掌握一点儿解决这些问题的事实和考察线索，对我们一定大有裨益。

H·埃利斯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如何研究问题.....	22
第三章	新陈代谢.....	33
第四章	内脏.....	77
第五章	女子的周期性.....	89
第六章	身体的发育和比例.....	110
第七章	骨盆.....	137
第八章	头.....	152
第九章	感觉.....	188
第十章	运动.....	215
第十一章	无意识.....	243
第十二章	女子的感受性.....	278
第十三章	艺术冲动.....	295
第十四章	智力的冲动.....	306
第十五章	变异的趋向.....	351
第十六章	结论.....	373
编后记		388

第一章 导 论

原始的两性分工——男子主要征战，女子主要劳作——在原始种族中，女子并不低于男子——男子逐步分担并垄断了女子的劳作——原始时代女子的地位——中世纪以来女子的地位及其原因——女性的生理秘密——现代女子的地位

澳大利亚人库耐 (Kurnai) 曾说：“男子围猎、捕鱼、征战、议政，”^①余者为女子所为。可以承认，这是对原始人两性分工的合理陈述。分工与种族、气候毫无关系。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雪屋里，他们也有类似于澳大利亚人的分工。^②男子担负的工作需要强健的筋骨和爆发力；女子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因而需要耐久力。

这是一般原则。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艾利森 (Allison) 熟知英属哥伦比亚的锡米尔卡门的印第安人，他认为，从前，他们的“妇女是可与男子媲美的好猎手”，后来由于屡遭白种

① 费森 (Fison) 和豪伊特 (Howitt)，《卡米勒罗伊和库尔耐》(1880)，206。

② 见班克罗夫特 (H. H. Bancroft)，《和平状态的原始人》，I, 68。

移民的嘲弄而放弃围猎。^①火地岛的雅合千人则是妇女捕鱼；^②塔斯马尼亚人也许是迄今所知的最原始的种族，他们的女子潜入水中捕鱼，并且可以追踪，灵巧地爬上光滑的桉树。^③在世界各地，象澳大利亚和非洲，以及在古凯尔特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中，妇女也要征战，有时甚至习以为常。^④但是，在走出蒙昧的伟大时刻，危险繁重的征战和捕猎任务，通常由男子承担。所有这些劳作绝大多数掺杂在舞蹈中，舞蹈与它们的关系远比乍看起来密切得多。舞蹈既是肉体训练过程，又是在战争中鼓舞斗志的一种方式。烈酒对原始妇女的行动非但不能助兴，反而更有损害。

一位严谨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⑤研究了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曾开化的原始人两性分工的普通画面。种植木薯季节，男子打猎、伐木。男子进入密林清理场地，女子种植木薯，并从事随之而来的全部农活，农业完全掌握在她们之手。女子丝毫不比男子柔弱，她们整日辛劳，而男子则经常躺在吊床上吸烟。但是，男子并不虐待和压迫女子。女子精于制陶，男子擅长编织，男女都要纺纱织布。如果我们转向东部大陆——非洲腹地，也会发现相似的分工。“妇女劳作。这很普遍。她们耕地、播种、收割。也建房、磨面、酿酒、烹调、洗涤，并料理部落的一切物质利益。男子放牧、狩猎、作战”，

① 艾利森，见《人类学学会杂志》（1892.2），307。

② 海厄德（P.Hyades）和登尼克（J.Deniker）：《霍恩海角的科学考察》，巴黎，1891。

③ 巴克豪森（Backhouse）、罗斯（L.Roth）引自《塔斯马尼亚人》，16。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依然如此，特别是俄国妇女，她们对从军有强烈的愿望。贝格里布尔（F.Gribble），《战争中的妇女》（1916）。

⑤ 图恩的埃弗拉德（Ererard）先生，《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1883）。

也担负一切裁剪任务，他们要花费很多时间商讨日常事务。①

虽然，原始人男子适宜的工作犹如疾风暴雨，相比之下，女子的工作好似潺潺流水，但是，他们都是普通的原始搬运工。约翰斯顿（H.H. Johnston）先生认为，刚果的安多穆比斯妇女的工作十分艰苦，好象搬运工，但她们的生活象普通劳动者那么幸福；她们比男子健壮、发达，其中一些人堪称杰出人物。帕克（Parke）在谈及刚果阿鲁威米的曼尤马人时说，他们是优等动物，妇女具有阳刚之美，“她们象男子一样勇挑重担，毫不逊色”。②北美洲一个印第安酋长对赫恩（Hearne）说：“劳动创造了妇女，她们一个人搬运的东西抵得上两个男子”。③谢朗（Schellong）从人类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了新几内亚德国保护领地的巴布亚人，他认为，妇女的体格比男子强健。④在澳大利亚中部，男子偶尔靠嫉妒才能击败女子，而女子经常可以单枪匹马地重创男子。⑤在古巴，女子与男子并肩作战，而且颇具独立性。在一些印第安人中，诸如北美洲巴塔哥尼亚人，女子与男子一样彪悍。在阿富汗的一些宗族中，

① 麦克唐纳（J. Macdonald），见《人类学学会杂志》（1892.8），102。关于两性分工的另一种画面，可见哈顿（Haddon）的“西部托里斯海峡原始部落人种史”（同上杂志，1890.2, P. 342）。“男子捕鱼、征战、筑房、稍事园艺，制作鱼线、鱼钩、长矛及其他器具，也制作舞蹈面具、头饰、以及各种礼仪、舞蹈的设备。他们施行一切典仪和舞蹈，此外，四处炫耀、闲逛‘讲故事’。好烹饪、备饭、从事园艺、采集贝壳，站在礁石上叉鱼，做裙子、篮子、和蒲席”。

② 帕克，《赤道非洲的感受》（1891），344。

③ 班克罗夫特引自赫恩的《原始种族》，I，117，进而补充道：“她们也搭帐篷、缝补衣服，夜间保暖，事实上，没有她们的帮助就不会有任何远足。”

④ 谢朗，《人种学杂志》（1891），173。

⑤ 《人类学学会杂志》（1890.8），61。

女子有惊人的力量。甚至在阿拉伯人和德鲁兹人那里，女子也几乎象男子一样魁伟。谢夫豪森（Schaaffhausen）认为，俄国人两性之间的差异比英法要小。

原始文明好斗的一面隶属于男子。女子特有的器械不是武器，而是“圆叶刀”，爱斯基摩人称之为“女子刀”，最初用于劳作，当今欧洲妇女用作厨具。^①男子打猎疲惫而归，将猎物掷在女子脚下，女子就会代劳。女子搬运并烹制猎物，也制作储存食物的器皿。皮毛及废料归她们所用，与缝纫有关的劳务主要由女子经手。^②

驯养牲畜一般是女子的工作。女子也是原始的建筑师，在世界各地——卡菲尔人、火地岛的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卡姆查特斯人——棚屋都是由妇女营造的。男子虽然担负粗笨繁重的拓荒任务，但女子才是原始农学家。即使在高度文明的当代欧洲，女子也要务农。女子也是第一个陶工，当代欧洲，日德兰半岛的姑娘们依然接受制罐的训练。^③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详尽描述了新几内亚马拉尼西亚群岛的安普莱特人制罐技艺。这一深受全岛高度重视的技艺亦是女子独占鳌头，男子仅负责在岛的周围备土。这些陶工制造出“真正的杰作”，她们的技艺远胜于马拉尼西亚地区的同类产品。马林

① 见奥蒂斯·T·梅森（Otis T. Mason）对“圆叶刀”的详尽研究，载《美国国家博物馆报告》（1890）。

② 也有例外。例如在非洲中东部，男子自己缝纫，女子的衣服也由男子缝做，做得很漂亮。“除了非洲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娴熟的裁缝”。在这里，缝纫显然是男子的工作。“如果妻子拿出漫不经心制作的衬裙，就可以离婚”。（麦克唐纳：“非洲中东部习俗”，《人类学学会杂志》1892.8）。

③ 见海因（Hein）引用的证据，《人种学杂志》1890，V，204。

诺夫斯基进而指出，“看到女子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用任何器具，就把一捧散沙制成标准的半球形，简直是奇迹”，这是最早的装饰品。^①正是这些开山陶祖，为装饰艺术开辟了道路，但她们只处于草创时期，除使用外，装饰品通常为男子独占。女子似乎配制出最早的美酒。^②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隐晦的神话，据说，是女子第一个采集到可以发酵的苹果；在北方，古代传说清楚地表明是女子发现了淡色啤酒。^③

有时，女子也充任原始医生，^④但不普遍，大概因为早期医术与巫术未分化，而巫术主要由男子实施。男子在狩猎和作战期间，漫游野外，过着禁忌和狂欢交替刺激的生活，这使他们更熟悉疾病的内在现象以及自然的“神秘”现象。

最近，美国国家博物馆人类文化馆长梅森对原始女子的劳作作出生动系统的说明，很值得一引。他着重描述了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对此，我仅略知一二。^⑤他说：“为了理解原始女子的重要作用，应该考察她们的日常劳作。在洞穴、灌木丛或棚屋前弑鹿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她们先把刀磨锋利，因而成为第一个磨刀工，谢菲尔德（Sheffield）的真正奠基人。她

①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亚尔古英雄》（1922），282—286。还有人描述过女子的原始制陶业，“尼科巴的制陶业”，《人类学学会杂志》，1893.8。

② 特恩（L. Thurn）指出，在圭亚那，虽然女子制造了一切陶器，但装饰艺术是男女的共同杰作。

③ “芬兰人的巫术歌曲”，《民间传说》，1892.3。

④ 例如，在库尔德人中，毕肖普（Bishop）先生发现，女子掌握了一切医学知识，她们是天生的医生（《波斯和库尔德游记》，1891）。也见布里富特，《母亲》，i, 485—488。

⑤ 《美国文物工作者》（1889.1）。

用刀细心地剥皮，想不到因此而成为后来屠夫的守护神。她卷起兽皮，精心处理，然后熏黑，鞣制，最后用石制或骨制器具费力地将其割开，这一过程，使她荣获鞣皮匠的美誉。她用疲乏的手指操起骨针、筋线，以及石剪，为丈夫和家庭缝制衣衫；门上没有牌号，但里面住着第一个裁缝。她将准备好的皮革切开，为丈夫制作鹿皮鞋……刮掉细毛，点缀一些彩贝或石子，为孩子缝制玩具。她为舞会制作头饰、服装，布置肮脏阴暗的居室墙壁。一次操作，居然创造了许多当代行业——玩具制造、女服女帽设计、裁剪、制帽、装璜、墙饰……她最初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普通厨师，是她开始防止食物腐烂变质，延长男子的寿命。最后，她把骨针和符咒加以组合……她在草棚四周的草地上编地席、床垫、隔板、工具袋、帆。她是纺织工、编织工，室内装璜商和制帆商的鼻祖。她将工具袋或筐斜挎身上，下地劳动。她用汗水换来丰收，而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俯身负重的驮载动物……她把橡果、根茎、种子驮回家，放在臼里捣碎，或在石板上压碎。也许还要把种子铺在平石板上，凭借风力或热石头去壳。在这里，她学会了打谷的第一课……她用淬火的尖状物挖根茎，或清理食用植物中的杂草，也许要挖坑，撒下南瓜籽、葫芦籽、或玉米籽。观察她的工作时，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园丁、农夫、育苗人。没有任何平原或冲击平原不下她们及其孩子的居所。以前，这些制筐者或制革者花了多少时间才设计出草制或皮制的居所，从而成为原始设计师的？……各种行业间的生存斗争就象个体与种的生存斗争一样，在这里，男子的战斗精神似乎只能安于现状。女子设计的艺术居优势，好斗的男子以协助设计为荣。她的古代挖掘物现在成为犁；勒得前额生疼的粗糙绳带现在是铁路；女子的小舟现在变成茫茫大海中的轮船；石制的手磨发展为昂贵的磨面机；她那

软化兽皮的刮刀，当今为大制革厂和鞋厂所取代；绕线杆和纬纱棒变成动力织机；陶土和细砾现在伴随的是制陶旋盘；锐利的锥棒和毛束，如今是造型艺术的工具……在早期艺术、语言、社会生活和宗教史中，女子是社会的合作者，她勤劳、细致、稳重。现代的一切和平艺术，从前都是女子的领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她是开拓者、发明家、作家、创始人。”

博厄斯（Boas）博士曾经描述了中部爱斯基摩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两性分工的又一个细致入微的例证：①“男子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打猎养家糊口，也就是赡养妻儿及无依无靠的亲属。他必须驾雪橇外出、驯狗、建房、制作并保存狩猎工具（封盖小船和海豹皮筏除外）。妇女必须从事缝纫、烹调一类的家务劳动。她得照料灯具、制作修补帐篷和封盖船，配备兽皮，养殖幼犬。她负责装饰棚屋，清理平地，标示雪屋等等。依照斯特雷特（D. Strait）的说法，男子要切割捕获来的一切猎物；赫德森·贝（Hudson Bay）却指出，是女子切割海豹。在东部印第安人部落，男子身穿女子制作的鹿皮衣服。无论在哪儿，都是女子划船，男子掌舵。不能打猎的跛子，干女子的活儿。”

当人种学知识还不发达时，常常认为女子是原始人的软弱之源，因此，把她们降低到奴隶的地位。甚至今天，一些人类学作者对未来信心不足，因而不公正地蔑视过去，他们无意间以讹传讹，歪曲了原始生活的真实面貌。目前，我们掌握了较为完善的事实材料，并对它们的解释拥有较深的洞察力，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许多种族中，女子虽然不同程度地从属于更强有力的配偶，但是，从整体上看，女子掌握着生产手段和交

① 《人种学学社年度报告》（1884—1885），597，580。

际方式，这使她们更有影响，甚至更有权威。^①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切无疑归功于不同层次的因素——赋与她们以显赫地位的婚配方式和血缘关系。

必须记住，母系血统决不包括母系统治；母系血统引起对母亲的高度尊重，但很少有母系统治的意蕴。在比利牛斯山及巴雷日的一些乡村（革命前，一直是母系血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大女儿继承财产，选择丈夫。阿本索（Abensour）评论道：“虽然巴雷日的丈夫们在家里只是首领的贴身男仆，并且丝毫不能处置家庭财产，但是他们依然有权用手、拳、棍棒殴打妻子”。^②

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伦南（M.Lennan）、卢伯克（Lubbock）和莱图尔尼（Letourneau），明确地根据文明女子的知识表明，在原始人中，女子是“软弱之源”，因而易受压迫。但是，那些掌握原始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的人指出，虽然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不过，相反的事例却彼彼皆是。法伊森和豪伊特在谈及澳大利亚女子时讨论过这一点，并且指出：通常在和平时期，女子是最艰苦的劳动者，也是社区最得力的成员。”^③战时，她们完全能够照料自己，决非斗士的累赘，倘若需要，

① 哈里森（Harrison）谈及的夏洛特岛皇后湾的海达斯人和许多种族的女子一样，“女子是伟大的外交家，并且逐步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要把她们想象为奴隶，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人类学学会杂志》，1892.5，P472）。柯尔（Curr）表明，在澳大利亚的迪耶雷人中，女子充任设宴使节，并永远不辱使命。在基卫的巴布亚人中（《人类学学会杂志》，1916，P 3327）女子虽然战时象男子一样遭逢杀戮，但一般依靠女子才能取得和平。

② 阿本索：《普通女权史》（1912），13。

③ 法伊森和豪伊特：《卡米拉伊人和库耐人》，133—147，358。

她们会象男子一样勇猛作战。在澳大利亚原始人中生活了32年之久的巴克利(Buckley)说,当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些人遭受敌对集团的攻击时,“他们发出作战的呐喊;听到呐喊的女子立即扔下毡毯,拿起短棍,飞跑着前来援助她们的丈夫、兄弟”。^①法伊森指出,习惯于文明女子方式的人几乎难以相信,即便原始妇女处于最软弱的状态,她们也会这样干。例如,长途跋涉中的澳大利亚原始部落,在婴孩呱呱坠地时只稍事停顿一下,匆匆将婴孩包扎在兽皮里便继续行进,母亲休息片刻亦立即加入行进的行列。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原始部落中,父亲躺在床上,母亲则继续工作,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人是一切物种中最受厚爱、最有成就的,正如梅森(Mason)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人类的一半,母性这一半,以及天生的软弱者,从一开始就是他人和另一半强者恶意征服和残害的牺牲品,人类就不会生存下去。”^②另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黑尔(H.Hale),1891年在加拿大皇家学会年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一般认为,原始部落对女子态度粗暴,把她们当作奴隶,或至少当作下等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它过分夸大并歪曲了从狭隘前提中推出的结论。广泛的经验表明,贬抑女子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只是在某些地域和特定的环境中存在。”

熟悉爱斯基摩人的拉斯马森描述过他们的妻子^③:生活在她们当中,你可以看到,残酷的欧打并不常见。但是,如果你接近爱斯基摩女子,对她表示怜悯,那末,最感吃惊的恰恰是

① 《威廉·巴克利的生活和历险》,43。

② 梅森,《美国文物工作者》,1889,1。

③ 《北极人》(1908),P62。

她本人。因为她身体强健，心脏正常，大脑平衡，对她来说，生命很有价值，美妙、实惠。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男子的苦力……我们大概忘记了，受言词毒害的文明男子，经常更猛烈、更残暴地施虐妻子，远远超过爱斯基摩人的拳头。邓达斯（H.C.Dundas）曾经写道：在东非班图人的部落中，“原始女子既不是无所事事，也不是被迫强劳，她们是积极的合作者。在两性之间，已经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关系，这要求他们彼此依赖。刚勇强壮的男子支撑、保护他们的家园，勤勉敏捷的女子创造财富。要不然，男子的生命就在于捍卫家园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讨论原始部落的人所犯的错误，莫过于将女子看作是政治和家庭事务中无足轻重的人。”^①

在原始的不稳定状态中，男子主要负责作战、追猎。当部落的地位和生存手段日益有保障时，男子便放下手中的武器，拿起女子的器具，专营她们以前从事的劳作。梅森指出，原始女子将她的圆叶刀交给鞑工，教他如何制革；古埃及的鞑工象遗迹上雕刻的那样使用圆叶刀，今天的鞑工仍然使用它。无巧不成书，在从原始蒙昧状态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种族，以及战争占据了一小部分的种族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行业完全是两性分工。在美拉尼西亚人那儿，园丁有娴熟的技巧，男女间的园艺分工由地方习俗固定下来。^②但是，这种完全的平等似乎并不是通例。女子发明并从事五花八门的家务工作和行业。她们无法使工作专门化，因此不能使它高度发展。男子程度不同地从围猎和作战中解脱出来，逐步从事女子的工作，并且以非凡的水平把它们专门化，使它们得以发展。劳动分工为

① 《人类学学会杂志》（XLV, 1915），304。

② 科德林顿（Codrington）：《美拉尼西亚人》（1891），304。